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三目錄

韓愈十七

韓愈十七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允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

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闢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

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一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啟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斐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

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鎭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儆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

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户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屛容服功緒卓殊岷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

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敎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

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

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

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戚王成王諱皐有功建中貞元閒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閒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卽位以先朝時嘗信佞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

之泌以故起閭閻氓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爲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生綽縚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令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貴

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雖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年于鐖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别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

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鎭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

翁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絶之行俸禄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畱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顏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

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三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
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
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返元宅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
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
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
史邠州諱寶允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鎌為河南

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
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
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
沈浮閭巷閒不以事自累爲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
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
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
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
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
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

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總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因公於浮屠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直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

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内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須施之内外親無疏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予

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佑成之公食廟祀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令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鄜坊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

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
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其
事夫義以順其敎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
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
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敎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
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
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
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
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

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相漢義以家酬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時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毋兮莫我撫巳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

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轝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敎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

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登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登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才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覯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䇿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

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嘗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

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椘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内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

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

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
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
無一二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
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
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
惟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
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
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
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户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

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戳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氏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

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參軍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

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

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元暕比部員外郎祖

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采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其有石我最其績萬世之藏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

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耋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

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巳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畢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縣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

絳州縣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
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
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
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
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
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
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郱字某雍王繪之後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王生景融景融親益疏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

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

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

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覯以朝邑員外尉選暨公眞卿第其

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

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

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

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庭中

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

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

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元暐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郊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滻湜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四目錄

韓愈十八

韓愈十八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跡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

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

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
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
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
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
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
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數十萬營治
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
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郞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

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烈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

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

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

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以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覩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翺旣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

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户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法曹爭尤强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卧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嘔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

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强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旣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邱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授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孔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

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呼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升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屛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别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

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餽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

哀也已可哀也已

虢州司户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圜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曰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以元和

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㓜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

銘曰

凡兆於茲惟其家之財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

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於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衞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棲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爲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

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卒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旣兄弟二人而卒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耶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惟於文詞爲人亦然旣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旣斂七日權

葬宜春郭南一里於戲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耶偶自生耶天殺也耶其偶自死耶莫不歸於

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

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

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宰相休憬曾姪孫出

鄒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

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

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乳母李徐州人號正眞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

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爲銘

息國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户部尚書甍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敎養嫁娶如一雖門内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

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强以肅成斂以和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

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施於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

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啟封備服

以嚋時勲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遂葬

東土在河之陽遂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旣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

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麤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

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

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

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

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

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

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旣饋而公姑交賀克

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

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

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

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

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曰日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惟德之恒出爲辨强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壼彝是收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

跋世父惲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為運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

劍南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眞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

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欒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於戲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衞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殁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

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緊公之功上介嘗

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
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
詣門請交屛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
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
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
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
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
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
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

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
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
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
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
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
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
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
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櫱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

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喪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

及二季酇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閒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閒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

其妻行之與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鄭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先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卹其家銘曰

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
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